

最推理系列

最经典 新阅读

全译本

福尔摩斯 探案 全集③



[英] 柯南·道尔/著 韦子飞/译

Arthur Conan Doyle

最推理系列

Arthur Conan Doyle

60件惊险奇案，147位受害者
80余次生死关头，1次神奇的死后复活
成就了史上最冷静、最聪明、最富魅力的天才侦探

一百多年前的他

比现代人更新锐 更拉风 更富创造力

打开本书，你就加入了“最有智慧的人”俱乐部

惊悚、悬疑、诡异，一点点英式幽默，让你一口气读完

Sherlock Holmes

全译本



Sherlock Holmes

作者简介：

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世界著名小说家，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创造出了思维缜密、擅长推理的天才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又译夏洛克·福尔摩斯），因此成为侦探小说历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但是作家本身的才能不限于此，还创作过科幻、悬疑、历史、爱情小说，以及戏剧和诗歌。他生于1859年5月22日，1930年7月7日离开这个世界，墓碑上以“真实如钢，耿直如剑”为墓志铭。



Sherlock Holmes



最经典 新阅读

福尔摩斯 探案 全集③

[英] 柯南·道尔/著 韦子飞/译

Sherlock Holmes
全译本

Arthur Conan Doyl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第一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10

一位客人前一天晚上来拜访福尔摩斯未见到人，却落下了自己的手杖。第二天早上，福尔摩斯和华生就这根手杖得出了不同的推论。很快，手杖的主任莫蒂默医生再度来访，证实了福尔摩斯的推论是正确的。他为福尔摩斯带来一件新案子。

第二章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15

莫蒂默给福尔摩斯了一份手稿，上面记载了巴斯克维尔庄园关于猎犬的传说，接着又提供了一篇报道，关于现任巴斯克维尔庄园主人查尔斯·巴斯克维尔近日的死亡。他提供证据说，有理由认为现场曾出现过一只极大的猎犬。这引起了福尔摩斯的高度兴趣。

第三章 疑点 22

莫蒂默医生提供了一些线索以及自己的推论后就把难题留给了福尔摩斯。为了让福尔摩斯静心思考，华生也避了出去。福尔摩斯全天都在研究巴斯克维尔地区的地图，结合莫蒂默提供的信息，得出了查尔斯是被吓死的推论。

第四章 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 29

莫蒂默医生把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继承人，查尔斯的侄子亨利，带来见福尔摩斯。正准备去继承庄园的亨利已经收到了警告信，并丢了一只鞋子，但他不为所动，决意去继承遗产。福尔摩斯想查清是谁在跟踪亨利，却惨遭失败，于是拜托14岁的卡特莱帮忙。

第五章 三条断了的线索 37

亨利第二天又丢了一只黑色的皮鞋，上次丢的棕色皮鞋却失而复得。福尔摩斯拜托卡特莱查询的事一无所获，找到马车夫来查问昨日盯梢的乘客是谁，发现自己竟然受到了该乘客的愚弄。一时之间，似乎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第六章 巴斯克维尔庄园 45

为了保护亨利，华生跟他和莫蒂默一起去了巴斯克维尔庄园。下车后，他们遇见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正在追捕越狱犯席尔登。管家巴里摩尔接待了亨利和华生，并说他与妻子都有辞职的打算。夜晚，华生辗转难眠，似乎听到了隐约的女人的哭声。

第七章 麦利皮特宅的斯台普敦一家 51

早餐后，亨利去处理相关事务，华生便去散步。他遇见了住在麦利皮特的斯台普敦，以及其妹妹贝丽尔。贝丽尔把华生当成了亨利，趁斯泰普敦离开的短暂时间，警告华生要早点离开这里。

第八章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61

华生以文字报告的方式向福尔摩斯提供相关情报。他向福尔摩斯描述了斯台普敦一家的情况，并认为贝丽尔已经跟亨利互生情愫；还讲述了邻居弗兰克兰的趣事。同时，报告了晚上他在走廊上发现巴里摩尔的事情。

第九章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荒原的灯光 66

华生提交的第二份报告讲述了亨利向贝丽尔求婚却被斯台普敦破坏的事，并且，他和亨利一起，在晚上揭开了巴里摩尔隐藏的秘密。为了追捕逃犯，他跟亨利一起去了荒原，听到了传说中的巴克斯维尔猎犬的吼声，还看到了一个神秘的人影……

第十章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77

因为亨利放过了自己妻子的弟弟，巴里摩尔对其产生了信任，因此吐露了更多查尔斯伯爵死亡前的情况。在华生的追问下，巴里摩尔还告诉他，荒原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人，他认为一个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第十一章 岩岗上的人 84

华生去追问了名字缩写为 L.L. 的女子，试图追问出更多情况，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有效收获。在他沮丧地回来的路上，遇见了弗兰克兰。老头为他提供了望远镜，使他能够看见去荒原送饭的小孩。华生追踪送饭小孩，以抓住那个荒原上的神秘人士，结果却大吃一惊……

第十二章 荒原惨剧 92

华生与福尔摩斯交换了各自知道的情况，正准备马上赶回去保护亨利，却听到了凄惨的呼叫。他们火速赶到，发现一个身穿亨利服装的人已经趴在地上死去。两个人震惊、愤怒而失落，但他们看到尸体的脸时，事情开始不一样了……

第十三章 设下圈套..... 103

福尔摩斯与亨利见了面，晚餐时他对墙壁上挂着的巴克斯维尔家族的画像看了又看，甚至在晚饭后，他还跟华生一起又看了其中的一幅画像，并向华生揭示了斯台普敦的真实身份。两个人设计了一个让凶手自投罗网的圈套，第二天便开始实施。

第十四章 巴克斯维尔的猎犬..... 110

夜里，福尔摩斯约好了雷斯垂德，与华生一起守候在斯台普敦家附近，当晚他邀请了亨利吃饭。饭后，浓雾滚滚而至。十点多钟，亨利辞别出来，恐怖的巴克斯维尔猎犬带着火光和吼叫出现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第十五章 回顾..... 118

一段时间后，福尔摩斯又出色地解决了两个疑案，在愉快的心情下跟华生谈起了这个案子。他从自己的角度，揭示了斯台普敦的来历和动机，并如亲眼所见一样，详细描述了斯台普敦的所作所为，为本案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恐怖谷

第一部 伯尔思通的悲剧

第一章 警告..... 126

福尔摩斯破译了自己的眼线送来的一封密码信，信上警告说，伯尔思通地区的道格拉斯将会遇到危险。正在此时，官方侦探麦克唐纳来访，证实了这封信上的话。伯尔思通的道格拉斯已经遇害。

第二章 福尔摩斯的叙述..... 132

福尔摩斯指出，谋害麦克唐纳的主凶是莫利亚第教授。麦克唐纳因自己曾与对方接触过，质疑这个说法。福尔摩斯便引导他对两个人接触的细节进行回忆，发现了疑点所在。最后，三人准备去伯尔思通进行现场侦查。

第三章 伯尔思通的悲剧..... 138

道格拉斯在伯尔思通深受欢迎，他漂亮的妻子也颇得人心，他们有一个忠实的朋友叫思西尔·巴克。警察在调查死亡现场时发现了一张写着“V.V. 341”的卡片、一个烙印在胳膊上的奇特标记；并发现他的结婚戒指也不见了。

第四章 黑暗.....144

福尔摩斯和华生抵达凶杀案现场，并与地方警察合作开始调查。警察提出了很多推论，但在仔细研究时发现大多自相矛盾。福尔摩斯注意到死者下巴上贴着药膏，以及只存有一个哑铃。

第五章 剧中人.....152

福尔摩斯和警察们一起，盘问了道格拉斯的朋友巴克和道格拉斯夫人。两个人都指出，可能有某个组织一直在威胁着道格拉斯的安全，道格拉斯夫人提到了“恐怖谷”这个词。但是，巴克和道格拉斯夫人身上，也存在着神秘的疑点。

第六章 一丝光明.....161

福尔摩斯对华生做了一番分析，认为巴克和道格拉斯夫人都在撒谎。这时，麦克唐纳与怀特·梅森调查归来，对福尔摩斯说了自己的进展。他们发现一个名叫哈格雷夫的美国入具有重大的嫌疑，正致力于搜捕该人。

第七章 谜底.....169

福尔摩斯让麦克唐纳发布了一条公告，说要排干护城河的水。晚上，他又和华生及麦克唐纳等人埋伏在庄园门口守候着，发现巴克从护城河中捞出了什么东西。等他们上去追问时，出人意料的谜底被揭开了……

第二部 死酷党人

第一章 男人.....180

美国吉尔摩顿山谷盛产煤和铁，到处都是矿产和矿工。这天，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男人迈克默多来到了这里，想要找一份工作。他是自由人会的会员，刚到这里就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他准备入住老雅各布·谢福特家时，看见了一位让他瞠目的人……

第二章 身主.....186

迈克默多跟伊蒂互诉衷肠的时候，早就企图霸占伊蒂的鲍德温闯了进来，他是此处死酷党人的一个首领。迈克默多和鲍德温发生了冲突。之后，他出门去见死酷党人的身主迈金迪，以特殊的方式跟他进行了交谈。他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第三章 维尔米萨 341 分会.....197

自从认识身主以后，迈克默多迅速地得到了会众们的信任。他透露自己的本行是制造伪币，并搬去住到了一个老太太家里。在欢迎新会众的仪式上，他经受了考验，更进一步被身主迈金迪看重，要去执行入会后的第一项任务……

第四章 恐怖谷208

第二天，莫里斯来找迈克默多会谈，劝他不要涉入太深，迈克默多拒绝了他的好意。中午，迈金迪就来到迈克默多的住处，询问他中午究竟和莫里斯说了什么。紧接着，当着迈金迪的面，警察指认迈克默多与前晚的案子有关，带走了他……

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刻215

迈克默多越来越受到重用，伊蒂也越来越为他担心，但他向她许诺，六个月后就会离开此地。同时，死酷党人的暗杀活动也越来越猖獗，整个地区都被笼罩在阴霾中……

第六章 危机223

5月的一天，莫里斯再次找到迈克默多，告诉他自己收到了一个消息。来自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伯尔弟·爱德华正在追踪死酷党人。迈克默多将这个信息告诉了身主迈金迪，并跟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消灭爱德华的计划。

第七章 爱德华的妙计230

晚上，迈金迪和其他六人一起来到迈克默多的住处，布好了陷阱等待爱德华的到来。他们屏息静气，听着迈克默多打开了门，又锁上了门。当迈克默多再次进屋时，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地等着看到爱德华，结果，事实出人意料……

第八章 尾声236

两个月过去了，福尔摩斯突然收到了一封没有地址和署名的短信，上面只有一句话：“天哪，福尔摩斯先生，天哪！”接着，巴克先生来访，带来了道格拉斯夫妇的最新消息……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 | | |
|----------------|------------------------|
| 1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 9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荒原的灯光 |
| 2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 10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
| 3 疑点 | 11 岩岗上的人 |
| 4 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 | 12 荒原惨剧 |
| 5 三条断了的线索 | 13 设下圈套 |
| 6 巴斯克维尔庄园 | 14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 7 麦利皮特宅的斯台普敦一家 | 15 回顾 |
| 8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 |



第一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除了时常熬夜外，通常都起得很晚，此时他正坐在早餐桌前。我站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拿起了昨天晚上那位拜访者落下的手杖。这根手杖很精致，手感很好，有着球状的手柄，是用有名的槟榔子木制成的。在紧挨顶端的下面，有一圈很宽的银箍，宽度大概一英寸。上面刻着“送给皇家外科医学院詹姆斯·莫蒂默，C.C.H. 的朋友们赠”，上面还刻着一个年份“1884”。这不过只是一根通常是由私人医生使用的旧式手杖——高贵、坚固而又实用。

“嘿，华生，你对它有什么看法？”

福尔摩斯背对着我坐在那里，我原以为我站在这里的动作并没有被他发觉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呢？我相信你的后脑勺儿上一定也长了眼睛吧。”

“是的，至少我的面前放着一把精致的镀银咖啡壶。”他说，“可是华生，告诉我你对咱们这位拜访者的手杖有什么看法呢？既然我们很遗憾地错过了这位拜访者，也没有得闻他来拜访的目的，这件被意外留下的纪念品就显得尤其重要。让我听一听，在观察过这根手杖之后，你是如何重建这位拜访者的形象的。”

“我想，”我尽量随着我这位伙伴的推理方法推论说，“那位莫蒂默先生应该是一位年长的、成功的、受人尊敬的医学界人士，这可以从认识他并送给他这支手杖以表达敬意的人们那里可以看出。”

“很好！”福尔摩斯说，“非常棒！”

“我还认为，他在乡村行医的可能性也很高，经常步行出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根手杖。尽管它原本很精致，但它现在已经磕碰得很厉害了，很难想象一位在城里行医的医生会拿着它。下端所装的厚铁包头也磨损得很厉害，很明显他曾拄着它走过很多的路。”

“非常完美！”福尔摩斯说。

“还有，那上面刻着‘C.C.H. 的朋友们’，据我猜想，它所指的大概是个猎人公会 [英文中猎人一词为 Hunt]，这位公会的某个会员，一位当地的猎人可能

接受过他的一些外科治疗，所以，他们才送了他这件小礼物表示酬谢。”

“华生，你真是大有长进了。”福尔摩斯一面说着，一面把椅子向后推了推，并点了支烟，“我不得不说，在你热心地为我那些微小的成就所做的一切记载里面，你已经习惯于低估自己的能力了。也许你自己并不能放光，但你是光的传导者。有些人自己没有绝对的天赋，但他却拥有着激发他人天赋的不寻常的力量。我承认，我亲爱的伙计，我真是太感激你了。”

他之前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的话，不可否认，他的话给了我无法言喻的快乐。因为对于我对他的钦佩之情，以及将他的推理方法公之于众所作的努力，过去他常常报以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常使我的自尊心感到受伤。我感到骄傲的是，现在我居然也掌握了他的方法，并且实际应用起来，还获得了他的称赞。现在，他从我手中把手杖拿了过去，用肉眼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带着一副很感兴趣的神情放下了手中的香烟，拿着手杖走到窗前，又用放大镜将这根手杖仔细察看了一遍。

“十分有趣，虽然简单，”说着，他回到长椅边，坐在他所最喜欢的那个角落，“手杖上的确有一两处能够说明问题。它给了我们几个推演的基本根据。”

“我漏掉了什么吗？”我问道，带着几分自负，“我相信我没有忽略掉什么要点吧。”

“亲爱的华生，恐怕你大部分推论都是错误的！坦白地说，当我说你激发了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在我指出你错误推论的同时，我偶尔会被引导着通往真理。但并不是说这一次你的推论完完全全错了。那人肯定是一位在乡村行医的医生，而且他的确是常常步行去出诊的。”

“那么说，我的推论是对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

“但是，那就是全部推论了。”

“不，不，我亲爱的华生，并非全部——绝不是全部。举例来说，我宁愿认为，送给医生这件礼物的人是来自一家医院，而不是你说的猎人；在医院【英文中医院一词为 **Hospital**，第一个字母为 **H**】的前面，有两个字头 ‘**C. C**’，很自然地让人想起 **Charing Cross** 这两个词来。”

“也许你是对的。”

“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这作为一个有效的假设的话，那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基本推理。从这个推理出发，我们就可以对那位无名的拜访者的形象进行建构了。”“好吧！假设 ‘**C. C. H.**’ 指的就是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那么我们能得出什么更进一步的推论呢？”

“难道就没有一点能够说明问题的地方了吗？你已经知晓我的推理方法，就应用它吧！”

“我只能想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那个人在去乡间行医之前，也曾城里

做过医生。”

“我想我们可以想得更大胆一些，尝试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最可能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这根手杖成了一份赠礼？在什么时间，他的朋友们才会联合起来向他表示他们的好意呢？显然是在莫蒂默从医院离开，开始自己行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过赠送礼物这样一件事，我们也确信这位先生有从一家市镇医院到乡村行医的转变。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转变发生的时候，这根手杖成了一份礼物？”

“看来确实是可能的。”

“现在，你就会注意到，他不会医院的高级医师，如果一个在伦敦行医的人能够有那样的地位和名望，就不会轻易地去乡村就职了。那么，他究竟是在做什么的呢？如果他是在医院里工作，但又不算是高级医师，那么他就只可能是个住院外科医生，或者是住院内科医生——地位稍稍高于最高级别的实习生。而他是在五年以前离开的——日期是刻在手杖上的。所以你所说的那位严肃的、中年的家庭医生就是子虚乌有了。亲爱的华生，可是这里出现了一位不到 30 岁的青年人，亲切友好、没有野心、心不在焉，他还有一只心爱的狗，我可以大略地把它形容成比狸犬大，但又比獒犬小一些。”

我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向后靠在长椅上，冲着天花板上吐出飘荡不定的小烟圈。

“关于后一部分，我无法检验你的说法是否正确，”我说，“但是要想找出几个有关他的年龄和履历的特点来，至少并不是怎么困难的。”

我从我那小小的放医学书籍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医药手册来，翻到人名的地方。书里面有好几个姓莫蒂默的，但只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来客。我高声地读出了这段记录：

“詹姆士·莫蒂默，1882 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达特荒原格林盆人。在 1882 至 1884 年，在查令十字医院任住院外科医生。因著文《疾病是否隔代遗传》而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金。瑞典病理学协会会员。曾著有《几种隔代遗传的畸形症》（载于 1882 年的《柳叶刀》），[《柳叶刀 Lancet》是英国的一种医学杂志。]《我们有进步吗？》（载于 1883 年 3 月份的《心理学报》）。曾任格林盆、索斯利和高冢村等教区的医务官。”

“没有提到那个本地的猎人吧，华生！”福尔摩斯说，脸上带着顽皮的微笑，“正如你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他只不过是个乡村医生。我想我的推理是十分正确的。至于那些形容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说过‘亲切友好、没有野心、心不在焉’。根据我的经验，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亲切友好的人才会收到纪念物。只有没有野心的人才会放弃伦敦的职业而跑到乡下去。另外，只有常

心不在焉的人才会把他的手杖落在你的房间，却在等了一小时以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

“那狗呢？”

“那狗习惯叼着这根手杖跟在它主人的后面。这是一根很重的手杖，所以狗只好紧紧地叼着它的中央，因此能很清楚地看到狗的牙印。从手杖上的牙印之间的空隙来看，我以为这只狗的下颌要比小猎犬的下颌宽点，但又没有獒犬的那么宽。它可能是……对了，它一定是一只卷毛的西班牙猎犬。”

他一面说着，一面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来回地走着，走到楼外突出的窗台前站住。他的语调里充满了满满的自信，引得我惊奇地抬起头来瞄了他一眼。

“我亲爱的伙计，你怎么可能如此肯定呢？”

“原因非常简单，我现在正看到那只狗就站在我们门口的台阶上，它的主人按门铃的声音也传了上来。不要走掉，我恳求你，华生。他是你的同行兄弟，你在这里可能对我会有帮助。现在是命运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华生，当你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命运正一步步地走进你的生活。可是，你不知道这是祸是福。这位医学界的人物，詹姆士·莫蒂默医生要向犯罪问题专家歇洛克·福尔摩斯请教些什么呢？请进！”

我们的拜访者的外表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先前预料他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医生，而他却是一个个子很高，却又很瘦的人，长长的鹰钩鼻突出在一双敏锐而呈灰色的眼睛之间，两眼间距很小，炯炯有神地藏在一副金边眼镜的后面。他穿的衣服倒是很职业，但又显得很邋遢。他的外衣看起来脏脏的，裤子也已经磨破了。虽然他还年轻，可是长长的后背已经显得有点驼，走路的时候他的头向前探着，带出一股绅士风度来。他一进屋，眼光就落在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的手杖上。他一边激动地欢呼着，一边就向着手杖跑了过去。“我太高兴了！”他说道，“我不能肯定它是否被我落在了这儿，还是被我忘在轮船公司里忘了拿。我宁可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失去这根手杖。”

“我想它是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是查令十字医院送的吗？”

“是那里的一两个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给我的。”

“天哪，真糟糕！”福尔摩斯摇头说着。

莫蒂默医生透过眼镜眨了眨眼，稍稍有些惊讶。

“为什么糟糕？”

“因为您已经打乱了我们的几个小小推论。您说是在结婚的时候收到的礼物，是吗？”

“是的，先生，我结婚后就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顾问医生的所有希望。但为了能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我必须这样做。”

“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完全都错了。”福尔摩斯说道，“现在，詹姆士·莫蒂默医生……”

“先生，阁下，您称我先生好了，我只是个卑微的皇家外科医学院学生。”

“显而易见，还是个思想缜密的人。”

“一个对医学一知半解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一个在广阔的未知海岸边拣贝壳的人。我猜想我是在对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讲话，而不是……”

“不，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能见到您，先生。我曾听别人把您和您朋友的名字一并提起过。我对您很感兴趣，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想不到这么长长的头颅以及眼前深陷的眼窝。您不会反对我用手指从您的头顶骨缝开始往下摸一下吧，先生？直到亲眼看到您的头骨实物，我相信您的头骨模型，对于任何人类学博物馆来说，都会是一件出色的收藏。我并不是在过分地恭维您，可我必须承认，我十分羡慕您的头骨。”

歇洛克·福尔摩斯摆摆手，请我们的陌生拜访者坐到椅子上。“先生，我能够看得出您和我一样，都是很热衷于思考问题的人，就像我对自己的本行一样。”他说道，“从您的食指，我可以看出您是自己卷烟抽的。不要再犹豫了，抽一支吧。”

那人拿出卷烟纸和烟草，以令人惊奇的熟练手法卷成了一支烟。他那长长的手指抖动着，好像昆虫的触须一样。

福尔摩斯的表情很平静，可是他的眼珠在不停地快速转动着，我可以看出，对我们这位怪异的拜访者，他已经产生了兴趣。

“我认为，先生，”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昨晚您赏光来访，今天再来，恐怕不只是为了表达对我的头颅的羡慕之情吧？”

“不，先生，不是的，虽然我对于有机会这样做感到很高兴，但我之所以来拜访您，福尔摩斯先生，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是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人，而且我忽然面临一个极为严重而又非常特殊的问题。正如我意识到的那样，您是欧洲第二高明的专家……”

“哦，先生！请问谁是那位有幸排在第一位的人呢？”福尔摩斯有些粗鲁地问道。

“对于一个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贝蒂龙先生的工作总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那么，您去找他商讨不是更好吗？”

“我是说，先生，就精确的科学头脑而言。可就对办事的实践经验而言，众所周知您是无人可比的。我相信，先生，我并没有在无意之中……”

“只是稍微一点，”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莫蒂默医生，您最好一点也不耽搁地把要求我协助的问题清楚地告诉我。”

第二章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在我口袋里有一份手稿。”詹姆士·莫蒂默医生说道。

“您一进屋，我就注意到了。”福尔摩斯说。

“这是一张旧手稿。”

“18 世纪初期的，除非它是伪造的。”

“您怎么知道的，先生？”

“在您说话的时候，那手稿有一两英寸一直露在外面。如果不能把一份文件的年代估计得相差不出十年左右，那他就真是一位差劲儿的蹩脚专家了。您大概也已读过我写的那篇关于这问题的小论文吧。就我的判断而言，这份手稿的年代是 1730 年。”

“确切的年代是 1742 年。”

莫蒂默医生从他胸前的口袋里掏出那份手稿：“这份家书是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交付给我的，大概三个月前他突然间惨死，在德文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可以说我既是他的医护人员，也是他的私人朋友。他是位意志坚强的人，先生，眼光敏锐，经验丰富，和我一样呆板。他曾把这份文件看得很重要，而且，在他心里早已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了。结果他竟真的得到了这样的结局。”

福尔摩斯伸手拿过手稿，把它平铺在膝盖上。

“华生，你注意看一下手稿上长 S 和短 S 的换用，这就是使让我确定这份手稿的年代的几个证据之一。”

我从他的肩头看过去，看到那泛黄的纸和上面褪色的字迹。纸的顶部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下面则是大大的几个潦草的数字“1742”。

“看来好像是关于什么的一个说明。”

“是的，这是关于在巴斯克维尔家族内流传的一个传说的说明。”

“不过我知道您来找我，应该有更现代、更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吧？”

“确实是眼前的事，最为现实和急迫的事，这事必须在 24 小时之内解决。不过这份手稿很短，而且它紧密地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把

它读给您听吧。”

福尔摩斯背靠向他的座椅，两手的指尖抵在一起，并闭上眼睛，摆出一副听其自然的神情。莫蒂默将手稿放在亮处，用高亢而嘶哑的声音读出下面这个令人好奇的古老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一事的起源，有很多的传说，我是雨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我从父亲那里听来了这个故事，我父亲又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听来的。我对接下来要写的事情非常确信，在详尽地解释这件事之前，它就已经存在过。我的子孙们，但愿你们相信，惩罚罪孽的公正也可能会给予最慈祥的宽恕，只要虔心地祈祷和忏悔，罪孽就会得到宽恕。那么你们得知这个故事后，就不要惧怕因为过去留下的恶果，只要对于将来谨慎小心就好了，以免我们家族过去曾经历过的那些残忍的痛苦重新降临到我们身上。

“据说是在大叛乱时期【大叛乱时期指的是英国 1642 — 1660 的内战。】（我真诚地推荐你们去读一读克莱仑顿阁下写的历史），这所巴斯克维尔庄园为雨果·巴斯克维尔所占有，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最粗俗、最渎神、最目无上帝的人。事实上，那些地区的圣徒从来没有兴旺起来，所以他的邻居本是可以原谅他的。但是，他性格中的粗鲁、蛮横、淫乱在西部地区已是无人不晓了。这位雨果先生偶然地爱上了（如果还能用这样明丽的词来描述他那黑暗的情欲的话）在巴斯克维尔地区附近拥有一点地的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可是这位年轻的少女一向有着谨言慎行的好名声，听过了他的恶名，当然要躲开了。后来有一次，在迈克摩斯节【迈克摩斯节是基督教信众为纪念圣徒迈克而设立的节日，为每年 9 月 29 日。】那天，这位雨果先生得知少女的父亲和兄长都出门了，就和五六个游手好闲的恶劣缺德的朋友一起，偷偷地到了少女家的农场，把这个姑娘掠抢了回来。他们把她弄进了庄园，关在楼上的一间密室里，雨果和朋友们和惯常一样，围坐狂欢痛饮起来。

“这时，楼上那位可怜的姑娘听到了楼上传来的狂歌乱吼和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语，已是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了。有人说，雨果·巴斯克维尔喝醉酒时说的话，说这些话的人是要遭天谴的。最后，她在恐惧之中，竟干出来一桩就连最勇敢和最矫健的人都会为之惊讶的事来。

“她从窗口爬出来，攀缘着从房檐下爬满南墙（至今仍爬满南墙）的常青藤一直爬了下来，然后冲着家的方向穿过荒野，庄园离她父亲的农场约有 9 英里的样子。

“过了一小会儿，雨果离开了客人，带着食物和酒——或者还有更糟的东西——去找被他掳来的那个囚徒，可是竟发现笼中已空，笼中之鸟已经逃走了。随后，他就像着了魔一样，冲下楼梯到饭厅里，他跳上了大餐桌，酒瓶和木盘全都被踢飞了起来。

“就在朋友面前，雨果大吵大闹起来，只要当天晚上他能追上那姑娘，他愿把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全都献给魔鬼任其摆布。餐桌上那些纵酒狂饮的浪荡子被他的怒气吓得目瞪口呆，其中有一个特别凶恶的家伙——也许这人喝得比别人更醉——大嚷着说应当把猎犬都放出去追赶那个姑娘。雨果听他这么一说，就跑了出去，呼喊着马夫牵马备鞍，并把犬舍里的狗全都放出来，把那少女丢下的头巾给那些猎犬闻了闻，然后把这群猎犬一窝蜂地轰出去，在一片狂吠声中，猎犬们乘着月光向着沼泽地狂奔而去。

“这些纵情狂饮的人目瞪口呆地站着，不知道这样匆忙地到底是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终于明白了到荒野里去要干什么事，所有的一切都沉浸在喧嚣中，有的人喊着要带手枪，有的人找自己的马，还有人想再带一瓶酒。最后，他们那疯狂的头脑恢复了一点理智，所有十三个人骑马追了出去。头顶上的月亮清楚地照出眼前的路，他们并肩骑马前行，顺着那少女回家的必经之路疾驰而去。

“在跑了一二英里路之后，他们遇到一个荒野里的羊倌，他们大喊着问他是否看到了他们追捕的人。传说那羊倌在惊讶中几乎说不出话来，后来，他终于说他确实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少女，后面还有一群追着她的猎犬。‘我看到的还不止这些呢，’他说道，‘我看到雨果·巴斯克维尔也骑着他那黑马从我身边经过，还有一只来自地狱的大猎犬悄无声息地跟在他的后面。上帝啊，一定不要让那样的狗跟在我的后面！’那些喝醉的老爷们骂了那羊倌，又骑着马追了下去。可是不久，他们就听到了从荒野里传来的马蹄声，并看到了那匹黑马嘴里流着白沫跑了过去，缰绳上粘满泥泞，马鞍上空空如也，他们开始吓得浑身发冷。

“接着，那些纵欲狂欢的人们骑马挤在了一起，因为他们已经惊恐万分，可是他们还是在荒野里前进着。如果只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独自走在荒野里的话，无疑地早就会拨转马头了。他们慢慢地前进着，最终赶上了放出来的那些猎犬。尽管这些狗以勇猛和优种出名，但这时它们竟也挤在荒野里的一条深沟的尽头处哀鸣起来，正如我们所说的的那样，有些已经逃之夭夭，有些则颈毛直竖，眼睛圆睁，盯着它们前面的一条狭窄的阴沟。

“这帮人勒住了马，更多的人从酒醉中清醒过来，正如你们所猜想的那样，比起刚出发的时候，这群人要清醒得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想再冒险前进了，可是有三个胆子最大的，也许是醉得最厉害的，继续骑马沿着山沟走了下去。前面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平地，中间立着两根至今仍能看到的大石柱，它们当然是旧时不知名的古人立起来的。明亮的月光将一切照得很清晰，空地的中央躺着那名可怜的少女，她已经因惊恐和疲惫而死。但是令这三个胆大包天的酒鬼毛骨悚然的，既不是少女的尸体，也不是躺在她旁边的雨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而是站在雨果身旁的那只可怕的黑色野兽，